

下载封面新闻APP | 分享更多惊喜



欲知万骑还千骑：哨声几起

□马琳

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，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。城址中石头围墙上被发现的木架构高层建筑，便是四千年前的“哨所”。

石峁遗址的“哨所”，可以被看作后来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烽火台的雏形。

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，记载着殷商盘庚时期（前1400年左右），边戌向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，有“来鼓”二字。“来鼓”就是当时的哨兵。

小至家族安危，大至朝代更迭，在每一次灾难与战争降临的时候，都有哨声响起。它们或以狼烟、或以篝火、或以鼓点、或以简书、或以直言、或以暗语……方式不一，殊途同归。

壹

被戏弄的哨声

吊诡的是，我们所知最早的关于哨声的故事，竟然是“烽火戏诸侯”。

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有爱妃名曰褒姒，虽艳如桃李，明丽动人，却冷若冰霜，性不喜笑。更有甚者，说“其一笑有百二十种媚”。幽王也曾用过不少方法，想博褒姒一笑，皆告失败。为此，幽王竟使出赏格，凡宫内宫外，能使爱妃一笑者，赏金千两，“千金难买一笑”之典故便由此而来。奸臣虢石父听了，想出一个办法，他告诉幽王：“先王在世时，因南戎强盛，惟恐侵犯，因此在骊山设了二十多处烽火台，又设置了数十架大鼓。一旦发现戎兵进犯，便放狼烟，烟火直上云霄，附近诸侯见状便会发兵来救。我王要使爱妃一笑，不妨带她去游骊山，夜点烽火，众诸侯领兵赶来，上个大当，爱妃看了，必定发笑。”幽王听后，依计而行，游玩骊山，点燃烽火数十台。附近诸侯看到烽火燃起，以为京都有敌进犯，个个领兵点将前往骊宫，待赶到骊山下却不见一个敌兵，只听宫内笙歌弥漫，鼓乐喧天。这才知道是幽王为了取乐于爱妃而干出的荒唐事儿，众诸侯面面相觑，只好愤愤收兵回营。这时褒姒在楼上看见众诸侯白忙一阵，不觉抚掌大笑。幽王一见，欣喜若狂。

但事隔不久，戎兵果真来犯，虽然点起了烽火，却无援兵赶到。原来，各诸侯都以为周幽王又在故伎重演。戎兵很快攻下城堡，幽王被杀，褒姒自缢，继而西周灭国。

辉煌显赫的西周王朝，竟灭亡于褒姒的笑颜中。

在《天问》里，屈原发出了“周幽谁诛，焉得夫褒姒”的慨叹。李白以史为鉴，将褒姒与妲己相提并论：“妲己灭纣，褒女惑周。天维荡复，职此之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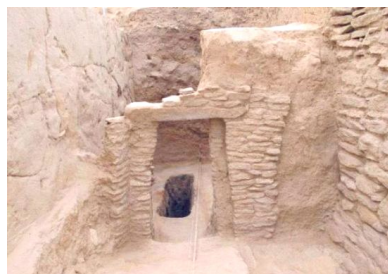
“周亡褒姒，商倾妲己”“周惑褒姒烽火起，纣惑妲己贤人死”，与李白有同样感想的，应不只北宋的董颖和元初的汪元量。

“东岭复西岭，秦乡与汉乡。市城云淡淡，今古水汤汤。废址耕斜坂，归樵话夕阳。乱亡犹有等，最劣是幽王。”在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”的袁宏道眼中，即便乱亡之事也得分个三六九等，拿烽火戏弄诸侯的周幽王无疑被归为最劣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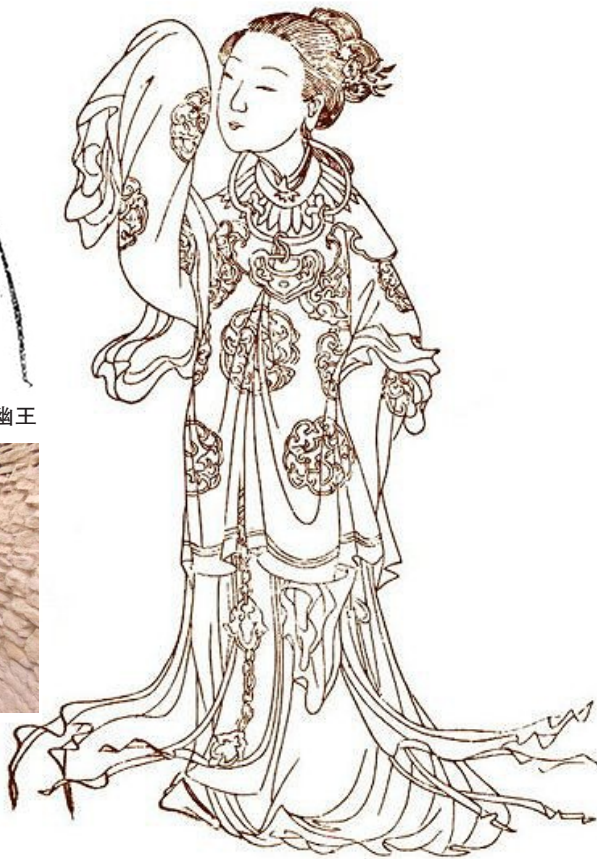
点燃的烽火、赶来的诸侯与媚笑的佳人，构成了一幅最具蒙太奇效果的历史悲喜剧。昏庸荒淫的周幽王，在戏弄各方诸侯的同时，也亵渎了庄严的烽火。



周幽王



陕西神木发现我国最大史前城址——石峁遗址。 据央视



褒姒

肆

被叠加的哨声

有时候，哨声本身就是灾难。

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这首《不第后赋菊》，姑且算作黄巢吹响的第一次哨声吧——虽然有些附会之嫌。

黄巢生活的时期，大唐帝国已经进入了其生命的最后阶段。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帝国，统治秩序被彻底打乱，国家版图七零八落。在一片没有法度与道德的动乱中，吹哨的人已无法警醒帝王与皇权。这极具张力的第二次哨声，是黄巢与同是盐商的王仙芝一起吹响的。

“图王争霸业，自古仗戈矛”。自乾符元年（874）持续至中和四年（884），十年不断的杀伐，从攻城略地，到打下两都；从称帝改元，到屠洗长安；从专断拥闭，到乱军瓦解；从退出长安，到溃不成军；从汴水北逃，到被人斩杀——这一响就是十年的哨声，直震得大唐崩盘，五代横生。

“黄巢走，泰山东，死在翁家翁。”这首中和初年的童谣，谶语般的成为黄巢政权走向终结的哨音。黄巢未败前即有此谣，后败走至泰山狼虎谷，为其属下所杀，其死处民家果姓翁。

贰

被误解的哨声

“扬之水，白石凿凿。素衣朱襮，从子于沃。既见君子，云何不乐？扬之水，白石皓皓。素衣朱绣，从子于鹄。既见君子，云何其忧？扬之水，白石粼粼。我闻有命，不敢以告人。”这首出于《诗经·唐风》中的《扬之水》，长期被误解为暗中告密之诗，着实令人遗憾。

以“扬之水”开篇，是一种起兴，并以此之比晋衰而将叛之。看似平静安详的环境之下，一个巨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。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，准备在曲沃起事，跟随未来之主，成为有功之臣。以“扬之水”引出人物，暗示时局的诡谲。经过层层递进，警告政变即将发生。

晋昭侯七年（前738），晋大夫潘父与曲沃桓叔里应外合发动了政变。“闻命”，即政变的密令已经下达。此诗应作于政变前夕，其时作者已经看出端倪，心急如焚，又因某种原因不能直言相告，便以诗歌为哨，在风平浪静中吹出对惊天阴谋的警示声。

从周代开始，百姓普遍通过歌谣，传唱民间，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。而官府的“采诗”之举，则是了解民间疾苦和百姓心声的一种方式。正是在这种充满人文气息的沟通方式之下，才有了诸如《唐风·扬之水》这样的诗篇的出现。

而我们无从知晓，这急切的哨声，被及时地“采”到了吗？

叁

被怠慢的哨声

有“中国目录学鼻祖”之称的汉代文学家刘向在他所编撰的《说苑·权谋篇》中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有人盖了一座新房子，客人们都前来观赏。可是有一位客人，看到烟囱笔直地竖在厨房顶上，灶门口又堆着柴禾，就劝主人把烟囱重新砌得弯曲一些，柴禾也要搬得远一点，以免发生火灾。可主人却很不高兴。过了不久，这家果然失火了。主人为了酬谢前来救火的邻居，杀牛买酒，并请那些人坐在上席。席间有位客人说：“如果你当初听从那位朋友的意见，根本不会失火。现在你请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坐在上席，却把那位朋友忘了。这岂不是：曲突徙薪无恩泽，焦头烂额为上客吗？”

在数十年后的《汉书·霍光传》中，也引述这个故事。有个叫徐福的官员曾经上书宣帝，劝他不要过分骄纵权臣霍光，以免造成祸害。然而这意见并未被宣帝重视。霍光死后，他的后代阴谋叛变，宣帝下令镇压，并嘉奖镇压有功的将士，而徐福却没有受到任何表扬。

两个典故，家事与国事，在怠慢甚至是忽略“哨声”这一点上倒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对此，唐代诗人周昙写得再好不过了：“曲突徙薪不谓贤，焦头烂额殍盈盘。时人多是轻先见，不独田家国亦然。”

而幸运的是，清醒的人仍然不少。一代名臣魏征在《为李密檄梁守节王庆文》写道：“王之臣，无所献纳，不能曲突徙薪，除烦去惑，致令四海鼎沸，百姓乱麻，高垒深沟，自固而已。”

“乱相方虞邻国难，庙堂谁听徙薪谋。”宋代诗人张嶷借挽诗谏言时政。

“祖篆宗题都在，徙薪曲突竟忘几。”清乾隆帝以“祖篆宗题”警醒自己，不可忽略意见，不可忘了初心。

伍

烽火、哨声及其他

“此到西陵路五千，烽火台列置若星连。欲知万骑还千骑，只看三烟与两烟。不用赤囊来塞下，可须羽檄报军前。如何向日缘褒姒，无事蓬蓬火又燃。”南宋著名诗人、经学家马之纯的这首《烽火台》，让我们对古代农业社会背景下的战争预警有了近乎具象的认知：“万骑”“千骑”与“三烟”“两烟”。

“昨收边讯云蝗入，近得京书报哨回。放得子陵归钓濑，还他高密上云台。”宋末文坛领袖、诗词大家刘克庄的这首《书事三绝·昨收边讯云蝗入》，展开的是一幅飞蝗逼境之下边讯报哨与京城应变的生动画卷。其间的一“入”一“回”，哨声之急，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感觉身临其境。

而今天，我们正处于一个工业或信息文明且高度复杂的社会形态之中。我们如何搭建哨所，如何对待哨兵，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清晰快速地了解前方的敌人究竟是“万骑”还是“千骑”。

也许，在下次哨声响起时，我们可以从容以对。因为，我们不仅读取了历史的诸多细节，还对自以为是的文明制度与科学流程做了检讨。